



98
4997
13



1997
13

三國志

晉 平陽侯相陳

壽 撰述

宋 西鄉侯裴松之 集註

明 長洲 陳仁錫 評閱

魏 二十一

王衛二劉傳傳第二十一

王粲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曾祖父龔祖父暢皆為漢三公

張璠漢紀曰龔字伯宗有高名於天下順帝時為太尉初山陽太守薛勤喪妻不哭將殯臨之曰幸

王粲



昭和十六年二月十八日寄
市島謙吉氏贈

不為天復何恨哉及龔妻卒龔與諸子並杖行服時人或兩譏焉暢字叔茂名在八俊靈帝時為司空以水災免而李膺亦免歸故郡二人以直道不容當時天下以暢膺為高士諸危言危行之徒皆推宗之願涉其流惟恐不及會連有災異而言事者皆言三公非其人宜因其變以暢膺代之則禎祥必至由是宦豎深怨之及膺誅死而暢遂廢終于家

王謙

父謙為大將軍何進長史進以謙名公之胄欲與為婚見其二子使擇焉謙弗許以疾免卒于家獻帝西

蔡邕

遷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侷不甚重也

臣松之曰貌寢謂貌負其實也通侷者簡易也表卒粲勸表子琮令歸太祖
文士傳載粲說曰僕有愚計願進之於將軍可乎

琮曰吾所願聞也。祭曰天下大亂豪傑並起在倉卒之際疆弱未分故人各各有心耳當此之時家欲為帝王人人欲為公侯觀古今之成敗能先見事機者則恒受其福今將軍自度何如曹公邪琮不能對祭復曰如祭所聞曹公故人傑也雄略冠時智謀出世摧袁氏於官渡驅孫權於江外逐劉備於隴右破烏丸於白登其餘梟夷蕩定者往往如神不可勝計今日之事去就可知也將軍能聽祭計卷甲倒戈應天順命以歸曹公曹公必重德將軍保已全宗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

策也。祭遭亂流離託命此州蒙將軍父子重顧敢不盡言。琮納其言。臣松之案孫權自此以前尚與中國和同未嘗交兵何云驅權於江外乎魏武以十三年征荊州劉備却後數年方入蜀備身未嘗涉於關隴而於征荊州之年便云逐備於隴右既已乖錯又白登在平城亦魏武所不經北征烏丸與白登永不相豫以此知張騰假偽之辭而不覺其虛之自露也。凡騰虛偽妄作不可覆疏如此類者不可勝紀。

太祖辟為丞相掾賜爵關內侯太祖置酒漢濱祭奉

三國志 魏書 三
觴賀曰、左今袁紹起河北、仗大衆、志兼天下、然好賢而不能用人、故奇士去之。劉表雍容荆楚、坐觀時變、自以爲西伯可規、士之避亂荆州者、皆海內之雋傑也。表不知所在、故國危而無輔、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車卽繕其甲卒、收其豪傑、而用之、以橫行天下、及平江漢、引其賢雋、而置之列位、使海內回心、望風而願治。文武並用、英雄畢力、此三王之舉也。後遷軍謀祭酒。魏國旣建、拜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時舊儀廢弛、興造制度、祭恒典之。

摯虞決疑要注曰、漢末喪亂、絕無玉珮、魏侍中王

粲識舊珮、始復作之、今之玉珮、受法於粲也。

初粲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碁、局壞、粲爲覆之。碁者不信、以碁蓋局、使更以他局爲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強記默識如此。性善算、作算術略、盡其理。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爲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

典略曰、粲才旣高、辯論應機、鍾繇王朗等、雖各爲魏卿相、至於朝廷奏議、皆閣筆不能措手。

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

二年春道病卒時年四十一祭二子為魏諷所引誅
後絕

文章志曰太祖時征漢中聞祭子死歎曰孤若在
不使仲宣無後

始文帝為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祭與北海

徐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汝

南應瑒字德璉瑒徒哽反東平劉楨字公幹並見友

善幹為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

先賢行狀曰幹清玄體道六行修備聰識洽聞操

翰成章輕官忽祿不耽世榮建安中太祖特加旌

命以疾休息後除上艾長又以疾不行

琳前為何進主簿進欲誅諸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

四方猛將並使引兵向京城欲以劫恐太后琳諫進

曰易稱即鹿無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

以得志况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

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於鼓洪

爐以燎毛髮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違經合道天

人順之而反釋其利器更徵於他大兵合聚強者為

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必不成功祇為亂階進

不納其言竟以取禍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袁

成一本作立

氏敗琳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咎瑀少受學於蔡邕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掌書記瑀終不為屈太祖並以琳瑀為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

陀瑀

文士傳曰太祖雅聞瑀名辟之不應連見逼促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送至召入太祖時征長安大延賓客怒瑀不與語使就技人列瑀音解音能鼓琴遂撫弦而歌因造歌曲曰奕奕天門開大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東西人怨士為知

核

已死女為悅者玩恩義苟敷暢他人焉能亂為曲既捷音聲殊妙當時冠坐太祖大悅臣松之案魚氏典略摯虞文章志並云瑀建安初辭疾避役不為曹洪屈得太祖召即投杖而起不得有逃入山中焚之乃出之事也又典略載太祖初征荊州使瑀作書與劉備及征馬超又使瑀作書與韓遂此二書今具存至長安之前遂等破走太祖始以十六年得入關耳而張隲云初得瑀時太祖在長安此又乖戾瑀以十七年卒太祖十八年策為魏公而云瑀歌舞辭稱大魏應期運愈知其妄又

其辭云他人焉能亂了不成語瑀之吐屬必不如
此

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也

典略曰琳作諸書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頭
風是日疾發臥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
數加厚賜太祖嘗使瑀作書與韓遂時太祖適近
出瑀隨從因於馬上具草書成呈之太祖擊筆欲
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

琳徙門下督瑀為倉曹掾屬瑀瑀各被太祖辟為丞
相掾屬瑀轉為平原侯庶子後為五官將文學

瑀瑀

者疑宗

應劭

華嶠漢書曰瑒祖奉字世叔才敏善諷誦故世稱
應世叔讀書五行俱下著後序十餘篇為世儒者
延熹中至司隸校尉子劭字仲遠亦博學多識尤
好事諸所撰述風俗通等凡百餘篇辭雖不典世
服其博聞續漢書曰劭又著中漢輯叙漢官儀及
禮儀故事凡十一種百三十六卷朝廷制度百官
儀式所以不亡者由劭記之官至泰山太守劭弟
珣字季瑜司空掾即瑒之父

瑒以不敬被刑刑竟署吏

文士傳曰瑒父名梁字曼山一名恭少有清才以

劉楨

文學見貴終於野王令。典略曰文帝嘗賜植廓落帶其後師死欲備取以為像因書朝植云夫物因人為貴故在賤者之手不御至尊之側今雖取之勿嫌其不反也。植荅曰植聞荆山之璞驪元后之寶隨侯之珠燬眾士之好南垠之金登窈窕之首。麗貂之尾綴侍臣之幘此四寶者伏朽石之下潛汙泥之中而揚光乎載之上發彩疇昔之外亦皆未能初自接於至尊也。夫尊者所服卑者所修也貴者所御賤者所先也。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而農夫先嘗其粒恨植所帶無

十

他妙飾若實殊異尚可納也。植辭旨巧妙皆如是。由是特為諸公子所親愛其後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坐歡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眾人咸伏而植獨平視太祖聞之乃收植減死輸作。

一本無瑒字非

吳質

咸著文賦數十篇瑒以十七年卒幹琳瑒植二十二年卒文帝書與元城令吳質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蓋中論二十餘篇辭義典雅足傳于後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學足以

徐幹

逸而未適
六人所病
故陽亦不
堯

蕭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
公幹有逸氣但未適耳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
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起其文至於所善古
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
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為未及
古人自一時之儔也

典論曰今之文人魯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
北海徐幹陳留阮瑀汝南應瑒東平劉楨斯七子
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自以騁騏驎於千
里仰齊足而並馳粲長於辭賦幹時有逸氣然非

粲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
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
琳瑯之章表書記今之儔也應瑒和而不采劉楨
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
理不勝辭至于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楊班之儔也

自穎川邯鄲淳

魏略曰淳一名竺字子叔博學有才章又善蒼雅
蟲篆許氏字指初平時從三輔客荊州荊州內附
太祖素聞其名召與相見甚敬異之時五官將博
延英儒亦宿聞淳名因啓淳欲使在文學官屬中

印脚淳

會臨管侯植亦求淳太祖遣淳詣植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與談時天暑熱植因呼常從取水自澡訖傅粉遂科頭拍袒胡舞五雜鍛跳丸擊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訖謂淳曰邯鄲生何如邪於是乃更著衣幘整儀容與淳評說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然後論羲皇以來賢聖名臣烈士優劣之差次頌古今文章賦誄及當官政事宜所先後又論用武行兵倚伏之勢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無與侑者及暮淳歸對其所知歎植之林謂之天人而于時世子未立太祖俄有意於

植而淳屢稱植材由是五官將頗不悅及黃初初以淳為博士給事中淳作投壺賦千餘言奏之文帝以為工賜帛千匹

繁欽

繁音婆典略曰欽字休伯以文才機辯少得名於汝穎欽既長於書記又善為詩賦其所與太子書記喉轉意率皆巧麗為丞相主簿建安二十三年卒

陳留路粹

典略曰粹字文蔚少學於蔡邕初平中隨車駕至

三輔建安初以高才與京兆嚴像擢拜尚書郎像以兼有文武出為揚州刺史粹後為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及孔融有過太祖使粹為奏承指數致融罪其大略言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寧招合徒眾欲圖不軌言我大聖之後也而滅於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又云融為九列不遵朝儀禿巾微行唐突宮掖又與白衣禰衡言論放蕩衡與融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死也融荅曰顏淵復生凡說融諸如此輩辭語甚多融誅之後人觀粹所作無不嘉其才而畏其筆也至十九年

賤請驢可疑當脫誤

韋仲將

粹轉為秘書令從大軍至漢中坐違禁賤請驢伏法太子素與粹善聞其死為之歎惜及即位特用其子為長史魚豢曰尋省往者曾連鄒陽之徒援譬引類以解締結誠彼時文辭之儔也今覽王繁阮陳路諸人前後文旨亦何昔不若哉其所以不論者時世異耳余又竊怪其不甚見用以問大鴻臚卿韋仲將仲將云仲宣傷於肥鰲休伯都無格檢元瑜病於體弱孔璋實自麤疏文蔚性頗忿鷙如是彼為非徒以脂燭自煎糜也其不高蹈蓋有由矣然君子不責備于一人譬之朱漆雖無積

三國志 魏書 王粲

幹其爲光澤亦壯觀也

沛國丁儀丁廙弘農楊修河內荀緯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例

儀廙修事並在陳思王傳荀勗文章叙錄曰緯字公高少喜文學建安中召署軍謀掾魏太子庶子稍遷至散騎常侍越騎校尉年四十二黃初四年卒

場弟璩璩子貞咸以文章顯璩官至侍中貞咸熙中參相國軍事

文章叙錄曰璩字休璉博學善屬文善爲書記文

荀緯

應璩子

明帝世歷官散騎常侍齊王卽位稍遷侍中大將軍長史曹爽秉政多違法度璩爲詩以諷焉其言雖頗諧合多切時要世共傳之復爲侍中典著作嘉平四年卒追贈衛尉貞字吉甫少以才聞能談論正始中夏侯玄盛有名勢貞嘗在玄坐作五言詩玄嘉玩之舉高第歷顯位晉武帝爲撫軍大將軍以貞參軍事晉室踐阼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又以儒學與太尉荀顛撰定新禮事未施行泰始五年卒貞弟純純子紹永嘉中爲黃門侍郎爲司馬越所殺純弟秀秀子詹鎮南大將軍江州刺

史

阮籍

瑀子籍才藻豔逸而倜儻放蕩行已寡欲以莊周為模則官至步兵校尉

籍字嗣宗魏氏春秋曰籍曠遠不羈不拘禮俗性至孝居喪雖不率常檢而毀幾至滅性兗州刺史王昶講與相見終日不得與語昶歎賞之自以不能測也太尉蔣濟聞而辟之後為尚書郎曹爽參軍以疾歸田里歲餘爽誅太傅及大將軍乃以為從事中郎後朝論以其名高欲顯崇之籍以世多故祿仕而已聞步兵校尉缺厨多美酒營人善釀

蘇門生

酒求為校尉遂縱酒昏酣遺落世事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乃歎曰時無英才使豎子成名乎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籍少時嘗遊蘇門山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名姓有竹實數斛曰杵而已籍從之與談太古無為之道及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生蕭然曾不經聽籍乃對之長嘯清韻響亮蘇門生道爾而笑籍既降蘇門生亦嘯若鸞鳳之音焉至是籍乃假蘇門先生之論以寄所懷其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蔽不見陰光代為雄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隆富貴

光一作精非是

何處此學問

阮渾

元康

俯仰間貧賤何必終又歎曰天地解兮六合開星
辰隕兮日月頽我騰而上將何懷籍口不論人過
而自然高邁故為禮法之士何曾等深所讎疾大
將軍司馬文王常保持之卒以壽終子渾字長成
世語曰渾以閑澹寡欲知名京邑為太子庶子早
卒

時又有譙郡嵇康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
至景元中坐事誅

康字叔夜案嵇氏譜康父昭字子遠督軍糧治書
侍御史兄喜字公穆晉楊州刺史宗正喜為康傳

曰家世儒學少有儻木曠邁不羣高亮任性不修
名譽寬簡有太量學不師授博洽多聞長而好老
莊之業恬靜無欲性好服食嘗採御上藥善屬文
論彈琴詠詩自足于懷抱之中以為神仙者稟之
自然非積學所致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若安
期彭祖之倫可以善求而得也著養生篇知自厚
者所以喪其所生其求益者必失其性超然獨達
遂放世事縱意於塵埃之表撰錄上古以來聖賢
隱逸遁心遺名者集為傳贊自混沌至于管寧凡
百一十有九人蓋求之於宇宙之內而發之乎千

載之外者矣。故世人莫得而名焉。虞預晉書曰：康家本姓奚，會稽人。先自會稽遷于譙之鉅縣，改爲嵇氏。取嵇字之上山，以爲姓。蓋以志其本也。一曰：鉅有嵇山，家于其側，遂氏焉。魏氏春秋曰：康寓居河內之山陽縣，與之游者，未嘗見其喜愠之色。與陳留阮籍、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劉伶相與友善，遊於竹林，號爲七賢。鍾會爲大將軍，所昵聞康名而造之，會名公子，以才能貴，幸乘肥衣輕，賓從如雲。康方箕踞而鍛，會至，不爲之禮。康問會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

非薄湯武
爲慢之者

呂安

至一未作性是

鼓一作歌

在乎口也

會曰：有所聞而來，有所見而去。會深銜之。大將軍嘗欲辟康，康既有絕世之言，又從子不善避之。河東或云：避世及山濤爲選曹郎，舉康自代。康荅書拒絕，因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怒焉。初，康與東平呂昭子巽及巽弟安親善。會巽淫安妻徐氏而誣安不孝，囚之。安引康爲證，康義不負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濟世志力。鍾會勸大將軍因此除之，遂殺安及康。康臨刑，自若援琴而鼓，旣而歎曰：雅音於是絕矣。時人莫不哀之。初，康採藥於汲郡共北山中，見隱者孫登，康欲與之。

言登默然不對。踰時將去，康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及遭呂安事，為詩自責曰：『欲寡其過，謗議沸騰，性不傷物，頻致怨憎。』昔慙柳下，今愧孫登。內負宿心，外赧良朋。康所著諸文論六七萬言，皆為世所玩詠。康別傳云：『孫登謂康曰：『君性烈而才儻，其能免乎？』稱康臨終之言曰：『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固之，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與盛所記不同。又晉陽秋云：『康見孫登，登對之長嘯，踰時不言。康辭還曰：『先生竟無言乎？』登曰：『惜哉！』此二書皆孫盛所述，而自

為殊異如此。康集目錄曰：『登字公和，不知何許人。無家屬於汲縣北山土窟中，得之。夏則編草為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鼓琴。見者皆親樂之，每所止，家輒給其衣服飲食，得無辭讓。』世語曰：『毋丘儉反，康有力，且欲起兵應之。以問山濤，濤曰：『不可，儉亦已敗。』臣松之案本傳云：『康以景元中坐事誅，而于寶孫盛習鑿齒諸書皆云：『正元二年，司馬文王反，自樂嘉殺嵇康，呂安蓋緣世語云：『康欲舉兵應毋丘儉，故謂破儉便應殺康也。』其實不然。山濤為選官，欲舉康，自代康書告絕事之明審者。』

也案濤行狀濤始以景元二年除吏部郎耳景元
 與正元相較七八年以濤行狀檢之如本傳為審
 又鍾會亦云會作司隸校尉時誅康會作司隸景
 元中也于寶云呂安兄巽善於鍾會巽為相國掾
 俱有寵於司馬文王故遂抵安罪尋文王以景元
 四年鍾鄧平蜀後始授相國位若巽為相國掾時
 陷安焉得以破毋丘儉年殺嵇呂此又于寶之疏
 謬自相違伐也康子紹字延祖少知名山濤啓
 以為秘書郎稱紹平簡溫敏有文思又曉音當成
 濟者帝曰紹如此便可以為丞不足復為郎也遂

山簡
楊準

歷顯位

晉諸公贊曰紹與山濤子簡弘農楊集

同好友善而紹最有忠正之情以侍中從惠帝北

伐成都王王師敗績百官奔走惟紹獨以身扞衛

遂死於帝側故累見褒崇追贈太尉謚曰忠穆公

景初中下邳桓威出自孤微年十八而著渾輿經依

道以見意從齊國門下書佐司徒署吏後為安成令

吳質濟陰人以文才為文帝所善官至振威將軍假

節都督河北諸軍事封列侯

魏略曰質字季重以才學通博為五官將及諸侯
 所禮愛質亦善處其兄弟之間若前世樓君卿之

三國志

魏書二十七王粲

十七

按大將軍當作五
官將

游五侯矣。及河北平定，大將軍爲世子質與劉楨等並坐在坐席，楨坐譴之際，質出爲朝歌長。後遷元城，令其後大將軍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與質書曰：季重無恙，途路雖局，官守有限，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誠不可忘。旣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棊間設，終以博奕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騫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沉朱李於寒水，暇日旣沒，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游後園，輿輪徐動，賓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淒然傷懷。

余觀而言，茲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爲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爲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蕤賓紀辰，景風扇物，天氣和暖，衆果具繁，時駕而游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於後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今遣騎到鄴，故使在道，相過行矣。自愛。二十三年太子又與質書曰：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况乃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反，不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何可言。昔日游處，行則同輿，止則

惜才

國志 魏書 卷之五
接席何嘗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竝奏酒
醕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
百年已分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
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觀其姓名已為鬼
錄追思昔游猶在心且而此諸子化為糞壤可復
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
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
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業辭義
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為不朽矣德璉常斐然有述
作意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聞歷觀

諸子之文對之披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
表殊健微為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至其五
言詩妙絕當時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
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
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轍於
子路愍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為
未及古人自一時之儔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
生可畏來者難誣然吾與足下不及見也行年已
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乃通夕不瞑何時復
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言年已三十

在十年所更非一吾德雖不及年與之齊以犬
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
見觀瞻何時易邪恐永不復得爲昔日游也少壯
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燭夜游
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造述不東望於
邑裁書叙心 臣松之以本傳雖略載太子此書
美辭多被刪落今故悉取魏略所述以備其文太
子卽王位又與質書曰南皮之游存者三人烈祖
龍飛或將或侯今惟吾子棲遲下仕從我游處獨
不及門瓶罄壘恥能無懷愧路不云遠今復相聞

初曹真曹休亦與質等俱在渤海游處時休真亦
以宗親並受爵封出爲列將而質故爲長史王顧
質有望故稱二人以慰之始質爲單家少游遨貴
戚間蓋不與鄉里相沉浮故雖已出官本國猶不
與之士名及魏存天下文帝徵質與車駕會洛陽
到拜北中郎將封列侯使持節督幽并諸軍事治
信都太和中入朝質自以不爲本郡所饒謂司徒
董昭曰我欲溺鄉里耳昭曰君且止我年八十不
能老爲君溺攢也 世語曰魏王嘗出征世子及
臨薨侯植竝送路側植稱述功德發言有章左右

魏書卷之二十一 王粲

狎侮

屬以王亦悅焉。世子悵然自失。吳質取曰：王當行流涕可也。及辭世子泣，而拜王及左右咸歔歔於。是皆以植辭多華，而誠心不及也。質別傳曰：帝嘗召質及曹休歡會，命郭后出見質等。帝曰：卿仰諦視之，其至親如此。質黃初五年朝京師，詔上將軍及特進以下皆會質所，大官給供具。酒酣，質欲盡歡。時上將軍曹真性肥，中領軍朱鑠性瘦。質召優使說肥瘦，真負貴恥，見戲怒，謂質曰：卿欲以部曲將遇我邪？驃騎將軍曹洪輕車將軍王忠言將軍必欲使上將軍服肥，即自宜為瘦。真愈恚，拔刀

机

瞋目言：俳敢輕脫，吾斬爾。遂罵坐質案，劍曰：曹子丹汝非屠机上肉，吳質吞爾不搖喉，咀爾不搖牙。何敢恃勢驕邪？鑠因起曰：陛下使吾等來樂卿耳，乃至此邪？質顧叱之曰：朱鑠敢壞坐，諸將軍皆還坐。鑠性急，愈恚，還拔劍斬地，遂便罷也。及文帝崩，質思慕，作詩曰：愴愴懷殷憂，殷憂不可居。徒倚不能坐，出入步踟躕。念蒙聖主恩，榮爵與眾殊。自謂永終身，志氣甫當歸。何意中見棄，棄我歸黃墟。笑笑靡所恃，淚下如連珠。隨沒無所益，身死名不書。慄慄自備俛，庶幾烈丈夫。太和四年入為侍中，時

即君事之君手疑質

司空陳羣錄尚書事帝初親萬機質以輔弼大臣安危之本對帝盛稱驃騎將軍司馬懿忠智至公社稷之臣也陳羣從容之士非國相之本處重任而不親事帝甚納之明日有切詔以督責羣而天下以司空不如長文即羣言無實也質其年夏卒質先以怯威肆行謚曰醜侯質子應仍上書論枉至正元中乃改謚威侯應字溫舒晉尚書應子康字子仲知名於時亦至大位

表為紹援關中諸將又中立益州牧劉璋與表有隙覲以治書侍御史使益州令璋下兵以綴表軍至長安道路不通覲不得進遂留鎮關中時四方大有還民關中諸將多引為部曲覲書與荀彧曰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荆州者十萬餘家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而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懷以為部曲郡縣貧弱不能與爭兵家遂彊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寶也自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民間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

以塩為耕招無歸民

魏書曰初漢朝遷移臺閣舊事散亂自都許之後漸有綱紀覲以古義多所正定是時關西諸將外雖懷附內未可信司隸校尉鍾繇求以三千兵入關外託許張魯內以魯取質任太祖使荀彧問覲覲以為西方諸將皆豎夫屈起無雄天下意苟安樂目前而已今國家厚加爵號得其所志非有大

魏書曰初漢朝遷移臺閣舊事散亂自都許之後漸有綱紀覲以古義多所正定是時關西諸將外雖懷附內未可信司隸校尉鍾繇求以三千兵入關外託許張魯內以魯取質任太祖使荀彧問覲覲以為西方諸將皆豎夫屈起無雄天下意苟安樂目前而已今國家厚加爵號得其所志非有大

故不憂為變也宜為後圖若以兵入關中當討張魯魯在深山道徑不通彼必疑之一相驚動地險眾彊殆難為慮或以覲議呈太祖太祖初善之而以錄自典其任遂從錄議兵始進而關右大叛太祖自親征僅乃平之死者萬計太祖悔不從覲議由是益重覲

魏國既建拜侍中與王粲並典制度文帝即王位徙為尚書頃之還漢朝為侍郎勸贊禪代之義為文詔之詔文帝踐祚復為尚書封陽吉亭侯明帝即位進封國鄉侯三百戶

斷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長吏皆宜知律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繫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時百姓凋匱而役務方殷觀上疏曰夫變情厲性彊所不能人臣言之既不易人主受之又艱難且人之所樂者富貴顯榮也所惡者貧賤死亡也然此四者君上之所制也君愛之則富貴顯榮君惡之則貧賤死亡順指者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至也故人臣皆爭順指而避逆意非破家爲國殺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

言開一說哉陛下留意察之則臣下之情可見矣今議者多妬悅耳其言政治則比陛下於堯舜其言征伐則比二虜於狸鼠臣以爲不然昔漢文之時諸侯彊大賈誼累息以爲至危況今四海之內分而爲二羣士陳力各爲其主其來降者未肯言舍邪就正咸稱迫於困急是與六國分治無以爲異也當今千里無煙遺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將遂凋弊不可復振禮天子之器必有金玉之飾飲食之肴必有八珍之味至於凶荒則徹膳降服然則奢儉之節必視世之豐約也武皇帝之時後宮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繡

不可一作難可

茵褥不緣飾器物無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
 此皆陛下之所親覽也當今之務宜君臣上下並用
 籌策計校府庫量入為出深思句踐滋民之術由恐
 不及而尚方所造金銀之物漸更增廣工役不輟侈
 靡日崇帑藏日竭昔漢武信求神仙之道謂當得雲
 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
 所非笑漢武有求於露而由尚見非陛下無求於露
 而空設之不益於好而糜費功夫誠皆聖慮所宜裁
 制也觀歷漢魏時獻忠言率如此受詔典著作又為
 魏官儀凡所撰述數十篇好古文鳥篆隸草無所不

善建安末尚書右丞河南潘勗

文章志曰勗字元茂初名芝改名勗後避諱或曰
 勗獻帝時為尚書郎遷右丞詔以勗前在二千石
 尊才敏兼通明習舊事敕并領本職數加特賜二
 十年遷東海相未發留拜尚書左丞其年病卒時
 年五十餘魏公九錫策命勗所作也勗子滿平原
 太守亦以學行稱潘子尼字正叔尼別傳曰尼少
 有清才文辭溫雅初應州辟後以父老歸供養居
 家十餘年父終晚乃出仕尼嘗贈陸機詩機答之
 共四句曰倚歎潘生世篤其藻仰儀前文丕隆祖

或曰勗之助未詳何字

滿

三國志 魏書 卷五
考位終大常尼從父岳字安仁岳別傳曰岳美姿容夙以才穎發名其所著述清綺絕倫為黃門侍郎為孫秀所殺尼岳文翰並見重於世尼從子潛字湯仲晉諸公贊潛以博學才量為名永嘉末為河南尹遇害

黃初時散騎常侍河內王象亦與覲並以文章顯王象事別見楊俊傳

覲薨諡曰敬侯子瓘嗣瓘咸熙中為鎮西將軍晉陽秋曰瓘字伯玉清貞有名理少為傅嘏所知弱冠為尚書郎遂歷位內外為晉尚書令司空太

保惠帝初輔政為楚王瑋所害世語曰瑋與扶風內史燉煌索靖並善草書瓘子恒字巨山黃門侍郎恒子玠字叔寶有盛名為太子洗馬早卒

劉廙

劉望之

劉廙字恭嗣南陽安衆人也年十歲戲於講堂上穎川司馬德操拊其頭曰孺子孺子黃中通理寧自知不廙兄望之有名於世荊州牧劉表辟為從事而其友二人皆以讒毀為表所誅望之又以正諫不合投傳告歸廙謂望之曰趙殺鳴犢仲尼回輪

劉向新序曰趙簡子欲專天下謂其相曰趙有犢犢晉有鐸鳴魯有孔丘吾殺三人者天下可王也

於是乃召犢犢鐸鳴而問政焉已卽殺之使使者
聘孔子於魯以胖牛肉迎於河上使者謂船人曰
孔子卽上船中河必流而殺之孔子至使者致命
進胖牛之肉孔子仰天而歎曰美哉水乎洋洋乎
使丘不濟此水者命也夫子路趨而進曰敢問何
謂也孔子曰夫犢犢鐸鳴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
子未得意之時須而後從政及其得意也殺之黃
龍不反于涸澤鳳皇不離其爵羅故剝胎焚林則
麒麟不臻覆巢破卵則鳳皇不翔竭澤而漁則龜
龍不見鳥獸之於不仁猶知避之况丘乎故虎嘯

而谷風起龍興而景雲見擊庭鍾於外而黃鍾應
於內夫物類之相感精神之相應若響之應聲影
之象形故君子違傷其類者今彼已殺吾類矣何
爲之此乎於是遂回車不渡而還。

今兄旣不能法柳下惠和光同塵於內則宜模范蠡
遷化於外坐而自絕於時殆不可也望之不從尋復
見害虞懼奔揚州

虞別傳載虞道路爲牋謝劉表曰考翁過蒙分遇
榮授之顯未有管狐桓文之烈孤德隕命精誠不
遂兄望之見禮在昔旣無堂構昭前之績中規不

密用墜禍辟斯乃明神弗祐天降之災悔吝之負
哀號靡及廡之愚淺言行多違懼有浸潤三至之
間考私之愛已衰望之之責猶存必傷天慈既往
之分門戶殪滅取笑明哲是用逆窺永涉川路卽
日到廬江尋陽昔鍾儀有南音之操椒舉有班荆
之思雖遠猶邇敢忘前施 傅子曰表旣殺望之
荊州士人皆自危也夫表之本心於望之不輕也
以直連情而讒言得入者以無容直之度也據全
楚之地不能以成功者未必不由此也夷叔迂武
王以成名丁公順高祖以受戮二主之度遠也若

不遠其度惟福心是從難乎以密民膏衆矣

遂歸太祖太祖辟爲丞相掾屬轉五官將文學文帝
器之命與通草書廡答書曰初以尊卑有踰禮之常
分也是以貪守區區之節不敢修草必如嚴命誠知
勞謙之素不貴殊異若彼之高而惇白屋如斯之好
苟使郭隗不輕於燕九九不忽於齊樂毅自至霸業
以隆

戰國策曰有以九九求見齊桓公桓公不納其人
曰九九小術而君納之况大於九九者乎於是桓
公設庭燎之禮而見之居無幾隰朋自遠而至齊

遂以霸

虧匹夫之節成巍巍之美雖愚不敏何敢以辭魏國
 初建為黃門侍郎太祖在長安欲親征蜀廙上疏曰
 聖人不以智輕俗王者不以人廢言故能成功於千
 載者必以近察遠智周於獨斷者不恥於下問亦欲
 博采必盡於衆也且韋弦非能言之物而聖賢引以
 自匡臣才智闇淺願自比於韋弦昔樂毅能以弱燕
 破大齊而不能以輕兵定卽墨者夫自為計者雖弱
 必固欲自潰者雖彊必敗也自殿下起軍以來三十
 餘年敵無不破彊無不服今以海內之兵百勝之感

而孫權負險於吳劉備不賓於蜀夫夷狄之臣不當
 冀州之卒權備之籍不比袁紹之業然本初以亡而
 二寇未捷非闇弱於今而智武於昔也斯自為計者
 與欲自潰者異勢耳故文王伐崇三駕不下歸而修
 德然後服之秦為諸侯所征必服及兼天下東向稱
 帝匹夫大呼而社稷用隳是力斃於外而不卹民於
 內也臣恐邊寇非六國之敵而世不乏才土崩之勢
 此不可不察也天下有重得有重失勢可得而我勤
 之此重得也勢不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失也於今之
 計莫若料四方之險擇要害之處而守之選天下之

甲卒隨方面而歲更焉。殿下可高枕於廣夏，潛思於治國。廣農桑，事從節約，修之旬年，則國富民安矣。太祖遂進前而報。虞曰：非但君當知臣，臣亦當知君。今欲使吾坐行西伯之德，恐非其人也。魏諷反，虞弟偉為諷所引，當相坐誅。太祖今日叔向不坐弟虎，古之制也，特原不問。

劉傳

虞別傳曰：初，虞弟偉與諷善，虞戒之曰：夫交友之美，在於得賢，不可不詳。而世之交者，不審擇人，務合黨眾，違先聖人交友之義。此非厚已輔仁之謂也。吾觀魏諷不修德行而專以鳩合為務，華而不

實，此直撓世尚名者也。卿其慎之，勿復與通。傳不從，故及於難。

徙署丞相倉曹，屬虞。上疏謝曰：臣罪應傾宗，禍應覆族。遭乾坤之靈，值時來之運，揚湯止沸，使不焦爛，起煙於寒灰之上，生華於已枯之木，物不荅施於天地，子不謝生於父母，可以死效，難用筆陳。

虞別傳載虞表論治道曰：昔者周有亂，臣十人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孔子稱才難，不其然乎？明賢者難得也。况亂弊之後，百姓凋盡，士之存者，蓋亦無幾。股肱大職，及州郡督司，邊方重任，雖備其官，亦

未得人。也。此非選者之不用。意蓋才匱使之然耳。况於長吏以下羣職小任。能皆簡練。備得其人也。其計莫如督之以法。不爾而數轉易。往來不已。送迎之煩。不可勝計。轉易之間。輒有姦巧。既於其事不審。而為政者亦以其不得久安之故。知惠益不得成於已。而苟且之可免於患。皆將不念盡心於郵民。而夢想於聲譽。此非所以為政之本意也。今之所以為黜陟者。近頗以州郡之毀譽。聽往來之浮言耳。亦皆得其事實。而課其能否也。長吏之所以為佳者。奉法也。憂公也。郵民也。此三事者。或州

皆下疑少非字

末

郡有所不便往來者。有所不安。而長吏執之不巳。於治雖得計。其聲譽未為美。屈而從人。於治雖失。計其聲譽必集也。長吏皆知黜陟之在於此也。亦何能不去本而就末哉。以為長吏皆宜使少久。足使自展歲課之能。三年總計。乃加黜陟課之。皆當以事不得依各事者。皆以戶口率其墾田之多少。及盜賊發與民之亡叛者。為得負之計。如此行之。則無能之吏。修名無益。有能之人。無名無損。法之一行。雖無部司之監。姦譽妄毀。可得而盡。事上太祖甚善之。

三國志 卷之二十一 魏書 三十一
與著書數十篇及與丁儀共論刑禮皆傳於世文帝
卽王位爲侍中賜爵關內侯黃初二年卒

真別傳云時年四十二

無子帝以弟子臯嗣

案劉氏譜臯字伯陵陳留太守臯子喬字仲彥

晉陽秋曰喬有贊世志力惠帝未爲豫州刺史喬

胃胤丕顯貴盛至今

劉劭

劉劭字孔木廣平邯鄲人也建安中爲計吏詣許太
史上言正且當日蝕劭時在尚書令荀彧所坐者數
十人或云當廢朝或云宜却會劭曰梓慎禪竈古之

典雅

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記曰諸侯旅見天子及
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制不爲變
豫廢朝禮者或災洩異伏或推術謬誤也或善其言
救朝會如舊凡亦不蝕

晉永和中廷尉王彪之與楊州刺史殷浩書曰太
史上元日合朔談者或有疑應却會與不昔建元
元年亦元日合朔庾車騎寫劉孔才所論以示八
座于時朝議有謂孔才所論爲不得禮議荀令從
之是勝人之一失也何者禮云諸侯旅見天子入
門不得終禮而廢者四太廟火日蝕后之喪雨露

服失容，此四事之指，自謂諸侯雖已入門而卒暴廢之，則不得終禮，非為先存其事而徵侍史官推術錯謬，故不豫廢朝禮也。夫三辰有災，莫大日蝕，史官告讎而無懼容，不修豫防之禮，而廢消救之術，左大饗華夷，君臣相慶，豈是將處天災罪已之譴，且檢之事實，合朔之儀，至尊靜躬殿堂，不聽政事，冕服御坐，門闥之制，與元會禮異，自不得兼行，則當權其事宜，合朔之禮，不輕於元會，元會有可却之準，合朔無可廢之義，謂應依建元故事，却元會，浩從之，竟却會。

御史大夫郗慮辟劭，會慮免拜太子舍人，遷秘書郎。黃初中，為尚書郎，散騎侍郎，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明帝即位，出為陳留太守，敦崇教化，百姓稱之。徵拜騎都尉，與議郎庾嶷、荀詵等定科令，作新律十八篇，著律略論，遷散騎常侍。時聞公孫淵受孫權燕王之號，議者欲留淵計吏，遣兵討之。劭以為昔袁尚兄弟歸淵，父康康斬送其首，是淵先世之效忠也。又所聞虛實未可審知，古者要荒未服，修德而不征，重勞民也。宜加寬貸，使有以自新。後淵果斬送權使張彌等首，劭嘗作趙都賦，明帝美之，詔劭作許

都洛都城外興軍旅內營宮室劭作二賦皆諷諫焉青龍中吳圍合肥時東方吏士皆分休征東將軍滿寵表請中軍兵并召休將士須集擊之劭議以為賊衆新至心專氣銳寵以少人自戰其地若便進擊不必能制寵求待兵未有所失也以為可先遣步兵五千精騎三千軍前發揚聲進道震曜形勢騎到合肥肥疏其行隊多其旌鼓曜兵城下引出賊後擬其歸路要其糧道賊聞大軍來騎斷其後必震怖遁走不戰自破賊矣帝從之兵比至合肥賊果退還時詔書博求衆賢散騎侍郎夏侯惠薦劭曰伏見常侍劉劭

深忠篤思體周於數凡所錯綜源流弘遠是以羣才大小咸取所同而斟酌焉故性實之士服其平和良正清靜之人慕其玄虛退讓文學之士嘉其推步詳密法理之士明其分數精比意思之士知其沉深篤固文章之士愛其著論屬辭制度之士貴其化略較要策謀之士贊其明思通微凡此諸論皆取適已所長而舉其支流者也臣數聽其清談覽其篤論漸漬歷年服膺彌久實為朝廷奇其器量以為若此人者宜輔翼機事納謀幃幄當與國道俱隆非世俗所常有也惟陛下垂優游之聽使劭承清閑之歡得自盡

於前則德音上通輝耀日新矣

臣松之以爲凡相稱薦率多溢美之辭能不違中者或寡矣惠之稱劭云玄虛退讓及明思通微近於過也

景初中受詔作都官考課劭上疏曰百官考課王政之大較然而歷代弗務是以治典闕而未補能否混而相蒙陛下以上聖之宏略愍王綱之弛頽神慮內鑒明詔外發臣奉恩曠然得以啓矇輒作都官考課七十二條又作說略一篇臣學寡識淺誠不足以宣暢聖旨著定典制又以爲宜制禮作樂以移風俗著

樂論十四篇事成未上會明帝崩不施行正始中執經講學賜爵關內侯凡所撰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卒追贈光祿勳子琳嗣劭同時東海繆襲亦有才學多所述叙官至尚書光祿勳

先賢行狀曰繆斐字文雅該覽經傳事親色養徵博士六辟公府漢帝在長安公卿博舉名儒時舉斐任侍中並無所就卽襲父也文章志曰斐字熙伯辟御史大夫府歷事魏四世正始六年年六十卒子悅字孔暉晉光祿大夫襲孫紹播徵胤等並皆顯

仲長統

襲友人曰易仲長統漢末為尚書郎早卒著昌言詞
佳可觀省

高幹

襲撰統昌言表稱統字公理少好學博涉書記
於文辭年二十餘游學青徐并冀之間與交者多
異之并州刺史高幹素貴有名招致四方游士多
歸焉統過幹幹善待遇之訪以世事統謂幹曰君
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為君深
戒也幹雅自多不納統言統去之無幾而幹敗并
冀之士以是識統大司農常林與統共在上黨為
臣道統性倜儻敢直言不矜小節每列郡命召輒

蘇林

散騎常侍陳留蘇林

稱疾不就默語無常時人或謂之狂漢帝在許尚
書令荀彧領典樞機姪士愛奇聞統名啓召以為
尚書郎後參太祖軍事復還為郎延康元年卒時
年四十餘統每論說古今世俗行事發憤歎息輒
以為論名曰昌言凡二十四篇

魏略曰林字孝友博學多通古今字指凡諸書傳
文間危疑林皆釋之建安中為五官將文學甚見
禮待黃初中為博士給事中文帝作典論所稱蘇
林者是也以老歸第國家每遣人就問之數加賜

遺年八十餘卒

光祿大夫京兆韋誕

文章叙錄曰誕字仲將太僕端之子有文才善屬辭章建安中爲郡上計吏特拜郎中稍遷侍中中書監以光祿大夫遜位年七十五卒於家初邯鄲淳衛覬及誕並善書有名覬孫恒撰四體書勢其序古文曰自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矣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秘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敬侯寫淳尚

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法太康元年汲縣民盜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案敬侯所書猶有髣髴敬侯謂覬也其序篆書曰秦時李斯號爲工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略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誕爲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云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爲古今雜形然精密簡理不如淳也其序鍾隸書已略見武紀又曰師宜官爲大字

邯鄲淳為小字梁鶴謂淳得次仲法然鶴之用筆盡其勢矣其序草書曰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氏然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疏弘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其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為楷則號匆匆不暇草寸紙不見遺至今世人尤寶之韋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頴梁孔達田彥和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於世然殊不及文舒也

樂安太守譙國夏侯惠

惠淵子事在淵傳

陳該

陳郡太守任城孫該

文章叙錄曰該字公達彊志好學年二十上計掾召為郎中著魏書遷博士司徒右長史復還入著作景元二年卒官

杜摯

郎中令河東杜摯等亦著文賦頗傳於世

文章叙錄曰摯字德魯初上笏賦署司徒軍謀吏後舉孝廉除郎中轉補校書摯與毋丘儉鄉里相親故為書與儉求仙人藥一丸欲以感切儉求助

也其詩曰騏驎馬不試婆娑槽檻間壯士志未伸
坎軻多辛酸伊摯爲勝臣呂望身操竿夷吾困商
販甯戚對牛歎食其處監門淮陰飢不餐買臣老
負薪妻畔呼不還釋之官十年位不增故官才非
八子倫而與齊其患無知不在此袁盎未有言被
此篤病久榮衛動不安聞有韓衆藥信來給一丸
儉荅曰鳳鳥翔京邑哀鳴有所思才爲聖世出德
音何不怡八子未遭遇今者遭明時胡康出壘歌
揚偉無根基飛騰冲雲天奮迅協光熙駿驥骨法
異伯樂觀知之但當養羽翮鴻舉必存期體無纖

胡康

微疾安用問良醫聯翩輕栖集還爲燕雀嗤韓衆
藥雖良或更不能治悠悠千里情薄言荅嘉諫信
心感諸中中實不在辭摯竟不得遷卒於秘書
廬江何氏家傳曰明帝時有譙人胡康年十五以
異本見送又陳損益求試劇縣詔特引見衆論翕
然號爲神童詔付秘書使博覽典籍帝以問秘書
丞何禎康才何如禎荅曰康雖有木性質不端必
有負敗後果以過見譴臣松之案魏朝自微而
顯者不聞胡康疑是孟康康事見杜恕傳楊偉見
曹爽傳

三國志

魏書

卷

傅嘏字蘭石北地泥陽人傅介子之後也伯父巽黃
初中為侍中尚書

傅子曰嘏祖父廡代郡太守父充黃門侍郎
嘏弱冠知名

傅子曰是時何晏以材辯顯於貴戚之間鄧颺好
變通合徒黨鬻聲名於閭閻而夏侯玄以貴臣子
少有重名為之宗主求交於嘏而不納也嘏友人
荀粲有清識遠心然猶怪之謂嘏曰夏侯泰初一
時之傑虚心交子合則好成不合則怨至二賢不
睦非國之利此蘭相如所以下廉頗也嘏荅之曰

主一本作子非

泰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
而情近好辯而無誠所謂利口覆邦國之人也鄧
玄茂有為而無終外要名利內無關鑰貴同惡異
多言而妬前多言多譽妬前無親以吾觀此三人
者皆敗德也遠之猶恐禍及况昵之乎

司空陳羣辟為掾時散騎常侍劉劭作考課法事下
三府嘏難劭論曰蓋聞帝制宏深聖道奧遠苟非其
才則道不虛行神而曠之在乎其人暨乎王略虧類
而曠載罔綴微言既沒六籍泯玷何則道弘致遠而
眾才莫勝也案劭考課論雖欲尋前代黜陟之文然

若恒貴一本作
若恒貢

務一本作立
未

其制度略以闕亡禮之存者惟有周典外建侯伯藩
屏九服內立列國莞齊六職士有恒貴官有定則百
揆均在四民殊業故考績可理而黜陟易通也大魏
繼百王之末承秦漢之烈制度之流靡所修采自建
安以來至于青龍神武撥亂肇基皇祚掃除凶逆芟
夷遺寇旌旗卷錄日不暇給及經邦治戎權法並用
百官羣司軍國通任隨時之宜以應政機以古施今
事雜義殊難得而通也所以然者制宜經遠或不切
近法應時務不足垂後夫建官均職清理民物所以
務本也循名考實糾勵成規所以治末也本綱本舉

而造制未皇國略不崇而考課是先懼不足以料賢
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昔先王之擇才必本行於州
閭講道於庠序行具而謂之賢道修則謂之能鄉老
獻賢能于王王拜受之舉其賢者出使長之科其能
者入使治之此先王收才之義也方今九州之民爰
及京城未有六鄉之舉其選才之職專任吏部案品
狀則實才未必當任薄伐則德行未為叙如此則殿
最之課未盡人有述綜王度敷贊國式體深義廣難
得而詳也正始初除尚書郎遷黃門侍郎時曹爽秉
政何晏為吏部尚書敬謂爽弟羲曰何平叔外靜而

內銛巧、好利、不念務本、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將
遠而朝政廢矣、晏等遂與敞不平、因微事以免、敞官
起家拜、熒陽太守、不行、太傅司馬宣王請為從事中
郎、曹爽誅為河南尹、

傅子曰、河南尹內掌帝都、外統京畿、兼古六鄉六
遂之士、其民異古、雜居多、豪門大族、商賈胡貊、天
下四方會利之所聚、而姦之所生、前尹司馬芝舉
其綱而太簡、次尹劉翬綜其目而太密、後尹李勝
毀常法以收一時之聲、敞立司馬氏之綱、統裁劉
氏之綱、且以經緯之、李氏所毀、以漸補之、郡有七

百吏、半非舊也、河南俗黨、五官掾功曹典選、職皆
授其本國人、無用異邦人者、敞各舉其良而對用
之、官曹分職、而後以次考核之、其治以德教為本、
然持法有恒、簡而不可犯、見理識情、獄訟不加煩
楚、而得其實、不為小惠、有所薦達、及大有益於民
事、皆隱其端迹、若不由己出、故當時無赫赫之名、
吏民久而後安之、

遷尚書、敞常以為、秦始罷侯置守、設官分職、不與古
同、漢魏因循、以至于今、然儒生學士、咸欲錯綜以三
代之禮、禮弘致遠、不應時務、事與制違、名實未附、故

歷代而不至於治者蓋由是也欲大改定官制依古
正本今遇帝室多難未能革易時論者議欲自伐吳
三征獻策各不同詔以訪噉噉對曰昔夫差陵齊勝
晉威行中國終禍姑蘇齊閔兼土拓境關地千里身
蹈顛覆有始不必善終古之明效也孫權自破關羽
并荊州之後志盈欲滿凶宄以極是以宣文侯深建
宏圖大舉之策今權以死託孤於諸葛恪若矯權苛
暴蠲其虐政民免酷烈偷安新惠外內齊慮在河舟
之懼雖不能終自保完猶足以延期挺命於深江之
外矣而議者或欲汎舟徑濟橫行江表或欲四道並

同

進攻其城壘或欲大佃疆場觀釁而動誠皆取賊之
常計也然自治兵以來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賊
之爲寇幾六十年矣君臣僞立吉凶共患又喪其元
帥上下憂危設令列船津要堅城據險橫行之計其
難捷惟進軍大佃最差完牢隱兵出民表寇鈔不
犯坐食積穀不煩運士乘釁討襲無遠勞費此軍之
急務也昔樊噲願以十萬之衆橫行匈奴季布面折
其短今欲越長江涉虜庭亦向時之喻也未若明法
練士錯計於全勝之地振長策以禦敵之餘燼斯必
然之數也

司馬彪戰略載故此對詳於本傳今悉載之以盡其意彪曰嘉平四年四月孫權死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毋丘儉等表請征吳朝廷以三征計異詔訪尚書傅嘏嘏對曰昔夫差勝齊陵晉威行中國不能以免姑蘇之禍齊閔辟土兼國開地千里不足以救顛覆之敗有始不必善終古事之明效也孫權自破蜀兼平荊州之後志盈欲滿罪戮忠良誅及胤嗣元凶已極相國宣文侯先識取亂侮亡之義深建宏圖大舉之策今權已死託孤於諸葛恪若矯權苛暴蠲其虐政民

免酷烈偷安新惠外內齊慮有同舟之懼雖不能終自保完猶足以延期挺命於深江之表矣昶等或欲汎舟徑渡橫行江表收民略地因糧於寇或欲四道並進臨之以武誘間攜貳待其崩壞或欲進軍大佃偪其項領積穀觀釁相時而動凡此三者皆取賊之常計也然施之當機則功成名立苟不應節必貽後患自治兵已來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賊喪元帥利存退守若撰飾舟楫羅船津要堅城清野以防卒攻橫行之計殆難必施賊之為寇幾六十年君臣偽立吉凶同患若恪蠲其弊

天去其疾崩潰之應不可卒待今邊壤之守與賊相遠賊設羅落又持重密間諜不行耳目無聞夫軍無耳目校察未詳而舉大眾以臨巨險此為希幸微功先戰而後求勝非全軍之長策也唯有進軍大佃最差完牢可詔相遵筭擇地居險審所錯置及令三方一時前守奪其肥壤使還耕堵土一也兵出民表寇鈔不犯二也招懷近路降附日至三也羅落遠設間構不來四也賊退其守羅落必淺佃作易之五也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釁際時間討襲速決七也凡此七者軍事之急務也不

俱一作得非是

據則賊擅便資據之則利歸於國不可不察也夫屯壘相偏形勢已交智勇得陳巧拙俱用策之而知得失之計角之而知有餘不足虜之情偽將焉所逃夫以小敵大則役煩力竭以貧敵富則斂重財匱故敵逸能勞之飽能飢之此之謂也然後盛象厲兵以震之參惠倍賞以招之多方廣似以疑之由不虞之道以間其不戒比及一年左提右挈虜必冰散瓦解安受其弊可坐算而得也昔漢氏歷世常患匈奴朝臣謀士早朝晏罷介冑之將則陳征伐摺紳之徒咸言和親勇奮之士思展搏噬

故焚噲願以十萬之衆橫行匈奴季布面折其短
李信求以二十萬獨舉楚人而果辱秦軍今諸將
有陳越江陵險獨步虜庭節亦向時之類也以陛
下聖德輔相忠賢法明士練錯計於全勝之地振
長策以禦之虜之崩潰必然之數故兵法曰屈入
之兵而非戰也拔入之城而非攻也若釋廟勝必
然之理而行萬一不必全之路誠愚臣之所慮也
故謂大佃而偏之計最長時不從故言其年十一
月詔昶等征吳五年正月諸葛恪拒戰大破衆軍
於東關

後吳大將諸葛恪新破東關乘勝揚聲欲向青徐朝
廷將爲之備故議以爲淮海非賊輕行之路又昔孫
權遣兵入海漂浪沉溺略無孑遺恪豈敢傾糧場本
奇命洪流以徵乾沒乎

漢書張湯傳曰湯始爲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
甲魚翁叔之屬交私服虔說曰乾沒射成敗也如
淳曰得利爲乾失利爲沒臣松之以虔直以乾
沒爲射成敗而不說乾沒之義於理猶爲未暢淳
以得利爲乾又不可了愚謂乾謹宜爲乾燥之乾
蓋謂有所徵射不計乾燥之與沈沒而爲之

恪不過遣偏率小將素習水軍者乘海沂淮示動青徐恪自并兵來向淮南耳後恪果圖新城不克而歸敬常論才性同異鍾會集而論之

傅子曰敬既達治好正而有清理識要好論才性原本精微數能及之司隸校尉鍾會年甚少敬以明智交會臣松之案傅子前云敬了夏侯之必敗不與之交而此云與鍾會善愚以為夏侯玄以名重致患釁由外至鍾會以利動取敗禍自己出然則夏侯之危兆難覩而鍾氏之敗形易照也敬若了夏侯之必危而不見鍾會之將敗則為識有

所蔽難以言通若皆知其不終而情有彼此是為厚薄由于愛憎奚豫於成敗哉以愛憎為厚薄又虧於雅體矣傅子此論非所以益敬也

嘉平末賜爵關內侯高貴鄉公即尊位進封武鄉亭侯正元二年春毋丘儉文欽作亂或以司馬景王不宜自行可遣太尉孚往惟敬及王肅勸之景王遂行漢晉春秋曰敬固勸景王行景王未從敬重言曰淮楚兵勁而儉等負力遠鬪其鋒未易當也若諸將戰有利鈍大勢一失則公事敗矣是時景王赫割目瘤創甚聞敬言蹶然而起曰我請與疾而東

三國志 魏書 傅嘏傳
以嘏守尚書僕射俱東儉欽破敗嘏有謀焉及景王薨嘏與司馬文王徑還洛陽文王遂以輔政語在鍾會傳

世語曰景王疾甚以朝政授傅嘏嘏不敢受及薨嘏秘不發喪以景王命召文王於許昌鎮公軍焉孫盛語曰晉宣景文王之相魏也權重相承王業基矣豈敢爾傅嘏所宜間厥世語所云斯不然矣會由是有自矜色嘏戒之曰子志大其量而勳業難為也可不慎哉嘏以功進封陽鄉侯增邑六百戶并前千二百戶是歲薨時年四十七追贈太常諡曰元

侯

夫疑切

傅子曰初李豐與嘏同州少有顯名早歷大官內外稱之嘏又不善也謂同志曰豐飾偽而多疑矜小失而昧於權利若處庸庸者可也自任機事遭明者必死豐後為中書令與夏侯玄俱禍卒如嘏言嘏自少與冀州刺史裴徽散騎常侍荀愷善愷微魁早亡又與鎮北將軍何曾司空陳泰尚書僕射荀顛後將軍鍾毓並善相與綜朝事俱為名臣子祗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嘏著勳前朝改封祗涇原子

三國志

魏書 傅嘏傳

三

晉諸公贊曰祗字子莊，少子也。晉永嘉中至司空，祗子宣字世弘，世語稱宣以公正知名，位至御史中丞。宣弟暢字世道，秘書丞，沒在胡中。著晉諸公贊及晉公卿禮秩故事。

評曰：昔文帝陳王以公子之彙博，好文采，同聲相應，才士並出，惟粲等六人最見名目，而粲特處常伯之官，與一代之制，然其冲虛德宇，未若徐幹之粹也。衛覲亦以多識典故，相時王之式。劉劭諺覽學籍，文質周洽，劉廙以清鑒著，傅嘏用才達顯云。

臣松之以爲傅嘏識量名輩，寔當時高流，而此評

但云用才達顯，旣於題目爲拙，又不足以見嘏之美也。

